

邓刚

中短篇小说

集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邓刚中短篇小说集

•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•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济南历下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0.875印张 2插页 241千字

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331·236 定价 2.15 元

目 录

芦花虾.....	(1)
在荒野上.....	(17)
大鱼.....	(48)
龙兵过.....	(65)
外祖父家里的事	(100)
金色的海浪在跃动	(114)
渔眼	(130)
蛤蜊滩	(151)
刘关张	(178)
迷人的海	(242)
当我拉紧闸杆	(280)

芦 花 虾

因为离海近，所以这里的集市最精彩不过。金鳞银翅的黄花鱼、肥油油的大香螺和铁青色的长腿蟹子，还有被煮得鲜红鲜红的芦花虾，精心地摆成各种游动的姿势，上面又巧妙地撒上几叶绿盈盈的海菜，就好象还在水里似的，给人一种活鲜活鲜的感觉。

卖主们都摆出一副很有势力的气度，一手拍腰，一手攥刨钩。以前，还象做贼似地探头探脑，现在政策架得他们腰粗气大，一个个放开嗓门吆喝：“又肥又嫩，又香又鲜！……”连滋味儿都喊出来了，二里地外，能叫你舔嘴唇。从早到晚，招引得顾客涌涌地不断溜。国营商店看着眼红，也来占块地盘搞竞争，他们本钱大，货案上摆得满满的，但生意并不兴隆。因为他们既不耐烦摆弄，又不屑撒海菜叶，只是胡乱地将鱼虾倾倒在那里，上面插块木牌，写上价钱，就听其自然了。售货员的精神头也两样，国营店大都是才招工上来的年轻姑娘，穿着新锃锃的工作服，佩着亮晶晶的红商徽，象摆展览似的，因此干起活来不泼。称鱼时，远远地勾着腰，生怕自己沾了腥污。她们才不为生意萧条烦忧呢！反而叽叽嘎嘎地笑对面那些自负盈亏的卖主，撇着嘴学他们的腔调，并叫他们“小贩子”。虽然都是卖货，却自觉得国营的高贵。

她们最愿嘲弄的，是对面角落里卖芦花虾的姑娘，吆喝她“氽筐的”。这里人对这个词儿看得很卑下，因为讨饭的叫花子才叫“氽筐的”，所以是极不愿听的。但这个氽筐的（芦花虾都是装在小筐里卖）姑娘似乎什么也没听见，只是默默地守在筐前，低着头。一块大大的花包袱皮儿和白口罩，将她整个脑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在眼睛处留一道缝儿看人，幸亏有这副遮挡，使别人看不见她又羞又怕的面孔。这哪象卖货的，倒象让谁逼来似的，既不愿吆喝，又不敢招揽，身子扭在那里活受罪。但筐子里的芦花虾却很争脸，干净、整齐、红艳艳的，盐也放得合适，老是飘溢着一股带咸味儿的鲜香气，逗引得一群群人过来弯下腰。弄得旁边那些气势很大的卖鱼的忿忿侧目。

芦花虾是西海滩的特产，因为它能在沙滩上打洞，所以原名叫螭蛄虾。海边人嫌这个名不好听，都不爱叫。芦花开时，这虾最肥，大家就给起了这个美名。这些年大虾高贵了，能换外汇，一般人很难有口福。于是，其它的虾族便显出了魅力。西海滩的虾种不少，有草虾、毛虾、螺壳虾、爬子虾（背上有整齐而密实的甲壳，一节节连在一起，行走起来象拖拉机的履带爬动）。但这些虾不论形象和肉质，都和大虾相去甚远，吃起来不够劲儿。唯一能同大虾媲美的便是芦花虾了。它也有长长的虾须，身条也象大虾那样弯曲着。煮熟后，扒开鲜红的虾壳，不仅有嫩嫩的肉，而且肚子底下还挂着一嘟噜香喷喷的虾籽儿呢，这可是大虾也比不了的！海边的孩子有支歌谣：“吃不着芦虾籽儿，馋得直打滚儿，姥姥馋掉了牙，奶奶馋瘪了嘴儿！”

这里卖芦花虾方法简单，不用挑，不用秤，个头一般大，

只要挨排拿就行，一角钱一只，好算账。眼看着姑娘的虾不多，不一会儿就卖完了，她赶紧扛起筐，逃也似地跑走了，挣脱着后面追上来的嘻笑声。在集市的尽头，姑娘撞见了外号叫李海菜的女同学，她也在卖芦花虾，而且毫不在乎，正可着嗓门叫唤：“才出锅的，热乎呀！……”简直把姑娘吓坏了，步子迈得更急了，她为有这样的同学感到脸红。拐进一个僻静的小巷，离集市远了，姑娘这才打开头上的包袱皮儿，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。她有一头剪得齐齐的学生发，有一对黑亮的眼睛，有一个稚气的小鼻子和小嘴儿，还有一个很雅的名字：张书琴。不难看出，她是才走出学校的学生，按时兴的说法，叫“待业青年”。

西海滩平坦而开阔，一色是面糖般的细沙。涨潮时很有气势，白花花的浪卷儿没遮没拦地滚滚而来，顷刻把大地盖得满满的，一片银波绿浪，好似汪洋大海，很唬人。但知内情的人却毫不犹豫地挽起裤腿，哗啦哗啦地踩着水花，径直跑进去三、五里地，从岸上看只剩个小黑点点了，可那水还刚刚漫到小腿肚子上。退潮的时候也很壮观，那海水又象一望无际的大绿毯子，哗哗地卷走了，眨眼工夫，闪出偌大的一片沙滩来。

“海干了！……”赶海的人们三五成群，兴奋地喊叫着，光着脚板子，呱唧呱唧地走下去。书琴也跟在后面，但不吱声。那白色的细沙滩象海绵，看起来是干干的，脚板子踩上去，便叽叽地泛出水沫来，凉丝丝地给脚心挠痒痒，很舒服。但书琴却穿着一双小巧的乳色水靴，没有这种感受。她小心翼翼地踩着软绵绵的细沙，走得很慢，不知道着急。退潮后的沙滩上呈现出密密麻麻的小圆眼儿，芦花虾就藏在那里面。捉它

得有一套办法：用一根筷子长的细芦棍，前端绑上一撮羊毛，叫羊毛笔，将羊毛笔插进沙眼里，那芦花虾最烦这羊膻味儿，忙用爪儿抓住羊毛往上推，捉虾的人看到露在外面的半截芦棍晃动了，便猛地一抽，就势把抓着羊毛的芦花虾也带了出来。海边人叫这为“钓芦花虾”。通常钓虾的人是准备了几十支羊毛笔的，先将它们全插下去，然后瞪着眼瞅，见哪支芦棍晃动了，就抽哪支。有时几十支羊毛笔一齐晃动，钓虾的人就两手下翻飞，梭子般窜动，唰唰地抽着，筐子里不一会儿就堆满了惊慌失措的芦花虾，嚓嚓地爬着。

书琴初学乍练，技术不高，那玩艺儿看着容易，干起来难，得有点儿手头工夫；再加上芦花虾能卖钱了，钓的人多，所以越发弄得少。她找了一片眼儿多的地方，把羊毛笔一支支插进去，然后蹲在那里紧张地等待。但芦棍纹丝不动，好象芦花虾知道她是生手，欺负她。等了半天，书琴不得不死心，但又舍不得往外拔，总觉得那芦棍马上能动。旁边有人嘻嘻地笑，告诉她：“叫人刚钓过了，没看沙滩上的脚印吗？”书琴这才蓦地羞红了脸，难为情地往外抽拔芦棍，好象伸手和人家要东西，人家不给，只好缩回手似的。她又换了一处沙滩，先看地上有没有脚印，然后才谨慎地弯下身去插羊毛笔，但还是没有动的。一个好心的媳妇走过来，笑道：“啥眼儿都插吗？那细长的是蛤蜊眼儿，那斜着的是鬼蟹子眼儿，芦花虾眼儿是溜溜圆的，傻丫头！……”

书琴又脸红地换了一处地方。

书琴插下去的芦棍儿终于开始晃动了，她却又紧张得发抖，手头不利索，抽得慢些，那芦花虾警觉了，松开爪子，让她抽个空。气得书琴的泪珠珠一直在眼圈里打晃晃，转转大半

天。只钓了十几只芦花虾，累得书琴腰痛腿酸。因为老是弯着身子，太阳烤得脊梁火辣辣地难受。在这湿漉漉的平海滩上，没处躲也没处坐，只能无可奈何地木立着。吃这碗饭真不容易！

钓虾的大都是结过婚的女人，很泼辣，伏在沙滩上，屁股撅得高高的，干得挺欢。男子汉们不干这样的窝囊活儿，他们想挣大钱，下到齐腰深的水里推簸箕网，那网前面张着一个宽宽的大簸箕口，埋进水里，紧贴着沙地上往前撮着，捕捉长腿蟹子和扁扁身形的沙底鱼。远远看去，他们在水里勾着腰，吃力地行走，有的从东向西，有的从西向东，顺着绿盈盈的波垄缓缓移动，好象一头头拉犁的水牛。但他们很快活，不时地扬起头，用咸盐嗓子（海边人形容嗓门粗）朝沙滩上钓虾的女人们戏谑地唱两句：“蟹子肥哟，虾儿鲜！赶海的娘们儿，腕朝天！……”

女人们一点不生气，反而哈哈大笑，象听赞歌似的。书琴却受不了这粗野的唱词儿，总是满脸涨红地低着头。但这还算不了什么，还有更粗野的举动，那些男子汉不管有没有女子在场，只把身子一转，便很响地朝水里或沙滩上撒尿。女人们憋急了，也不在乎，照样来。开始，书琴吓得心口咚咚跳，即使羊毛笔在沙眼儿里颤颤地晃动，她也扔下就跑。她憋死也不敢这么干的。有时她气得想骂他们几句，但细细一想，在这一览无余的平海平滩，能叫人家怎么样呢？她只好忍着。

书琴开始想学校了，她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。宽敞的操场，明亮的玻璃窗，ABCD、琴声、歌声、读书声……念一辈子书该多好！可那时候，她还为学习作业多了犯愁，傻乎

乎地盼着赶快毕业呢！书琴想起语文课本上的一首诗：“亲爱的朋友，请你想一想，不久以后你在哪一个岗位上？也许你站在风雪的山林，守卫祖国的边疆，也许你走进火热的工厂，开动飞转的车床……”

面对着浪漫的诗句，书琴哪儿没想去呀！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是扛筐卖虾的小贩子！

始终在眼圈里晃动的泪珠珠，终于晃了出来，流进嘴角里，咸咸的。

书琴并没有考大学呀、当研究生呀等闪闪发光的理想，她只想毕业后进工厂，进机关，进商店，反正在国营单位当个工作人员就行。卖芦花虾也不要紧，只要给国家卖，就象集市上那些国营商店的姑娘一样，胸前佩着一枚亮晶晶的商徽，上班，下班，公休……多正规，多合理；就是卖比芦花虾还贱的烂海菜也光彩。那是给国家干的呀！眼前这算干什么？“自负盈亏”，“扛筐的小贩子”，天底下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词儿吗？在海滩上吃点苦还不算什么，书琴最怕的是到集市上卖，望着那些挺胸昂首的国营售货员，就觉得世道太不公平，都是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，可她就象后娘养的，得自己扛筐讨着吃！不知怎的，人家一笑她“小贩子”，她就想起“投机倒把”的坏字眼儿，好象它们中间有某种相同的意义。有时书琴还为钓的芦花虾太少而高兴，因为这样卖的时间就短，她反倒少心惊肉跳些。

书琴几次想把筐子扔进海里不干了，但又不忍心，因为她可怜哥哥。父亲早去世了，撇下病弱的母亲和她，干啃哥哥那点儿工资。哥哥是二十五、六的汉子了，他看中了斜对门的小菊姐，小菊姐对哥哥也有意，夏天乘凉时，两个虽都在自家门

口坐着，但眼神却飞来飞去。可哥哥不敢爱，为什么，家里生活紧巴，小菊妈妈有点贪财，整天嚷嚷闺女要找个挣钱多的。当然爱情不是为了钱，但没钱也不行。哥哥不吱声，怕说出来叫妹妹心里难受，想别的。书琴是个细心而要强的人，她一咬牙，到工商局交了待业证，扛起卖芦花虾的筐。同学们说她：

“你疯啦！坐着等呗，国家早晚得分配！”书琴摇摇头，她小时候跟大人到西海玩过，看到钓虾的人将芦花虾从沙眼心里拽出来，觉得是件好玩的事。

然而生活不只是好玩。

呱唧呱唧，一个姑娘扛着一大筐芦花虾从海里面走出来。

书琴一抬头，是李海菜！她的真名叫李——李什么来！书琴嘴唇动了动，竟又叫出人家的外号来。在学校里书琴和李海菜是老对儿（同桌），但她念书最差，身上老是冒出一股海菜味儿。因为她家生活困难，放学后总是去赶海，同学们都向老师打小报告，说看见她在小巷里偷卖海菜什么的。老师便责成书琴帮她好好学习，但书琴怎么帮也不行，李海菜的脑瓜象个石头蛋子，什么也不进，而且常常在复习课时偷跑去赶海。书琴叱责她：“你现在不用心学习，将来怎么办？”“卖海菜呗！”她一点儿也不生气，并很认真地说。她的脑瓜质量不如胳膊和腿，将来是出力气的。书琴看她这个没出息的样子，气得脱口喊出了：“你真是个李海菜！”从此这个外号叫响了，叫常了，连真名也忘了。现在毕业了，也都大了，书琴又失口叫人家外号，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李海菜却不在意，瞥了书琴筐子一眼，“唏——”地一声要笑，但又赶紧缩一下脖子止住了，“到里边去——大里边！”李海菜指着海天接壤的远处，

那里泛着一层虚无飘渺的雾气。“鬼儿滩，多得是！不过，你不行，改天我领你去！”说着，李海菜要从筐里往外抓芦花虾给书琴。书琴死活不要，被这个“没出息”的人可怜，她可要羞死了！

李海菜有些生气：“没能耐还瞎要强，你当这是念书！”说完，呱呱呱呱地踩着水花走了。

书琴望了自己的筐子一眼，十几只可怜的芦花虾正在空荡荡的筐子底下骚动，觉得很不服气，怎么会落在这个没能耐人的手里呢！书琴很委屈，没出息的李海菜竟用这种口气训斥自己了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书琴朝海里边瞅了瞅。她知道鬼儿滩，赶海的媳妇们都馋那块地方，就是没有胆量去。晴天丽日的时候，站在岸边高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，远远的海尽头，蓝蓝的水波里，有一线浅浅的白印儿，退潮时闪出来，涨潮时又盖住，影影绰绰的，过去叫影儿滩。传说有一个贪心的女子曾上去过，看到满沙滩都是芦花虾，红了眼，钓个没完，等潮水漫上来，出不去了，死在那里。从此，一到刮风下雨的时候，便听到那贪心女人的哭声：“悔呀！悔呀！”常了，大家都改叫“鬼儿滩”。后来，连男子也吓得不敢去了，说是那儿邪。但书琴瞧不起的李海菜敢去，呱呱呱呱，那么一大筐肥肥的芦花虾，而且还高傲地说：“你不行，改天我领你去！”这话没有恶意，书琴听了却不顺耳。她是小孩子吗？叫别人领着去！但不领，自己敢去吗？

潮水回头了，白花花的浪卷儿，“哈哈哈哈哈”地卷过来，好象在笑她。赶海的女人们互相呼唤着往岸上走，水里男子汉们都将簸箕高高地掬出水面，网兜子里一阵阵抖动，使他们又高兴地唱起来：“蟹子肥哟，虾儿鲜！赶海的人儿，乐颠颠

……”看来是收获不小，连唱词儿都改好听的了。

国营商店的卖货姑娘们也爱吃芦花虾，她们围住了书琴：“哟，这么点儿，真是小贩呀！……”一个姑娘掏出十元一张的大票子，往书琴跟前一摔：“这个月的外赚儿（奖金），全包了！”

书琴找不开零钱，急得要哭了。姑娘们哈哈笑起来，又掏出零钱，原来是故意同书琴开心玩儿。闹闹嚷嚷半天，看书琴实在老实，才一哄而散，饶了她。

书琴卖完虾，顺着货摊赶紧走，却看见李海菜在那里卖虾，人家还是那么大方，笑嘻嘻地吆喝：“大芦花虾，大芦花虾，谁不吃馋掉牙！”逗惹得四周人哈哈笑，纷纷过来买。书琴也小声笑了，这个李海菜，象个野小子，不擦油，不抹粉，满身盐花花，一点儿羞气都没有。那群国营商店的姑娘又把她围住了：“这年头，你们小贩子算发财了！”李海菜耳灵嘴快，从容对答：“挣一分钱，出一分力，发财也是劳动换的！”

“咱俩换换职位吧！”对方嘻嘻地逗她。

“不换！俺不稀罕你们的大锅饭！”李海菜不好惹，有的是词儿。

书琴心里惊奇，在课堂上还真看不出李海菜有这两下子，唉，自己的书念哪儿去了？怎么一点儿也用不上！她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，留恋起这个集市来了。一个卖水萝卜的姑娘看书琴扛着筐子，以为是来买菜的，便赶忙操起秤，热情地说：“今早才从地里拔的，脆生呢！”那水萝卜果然鲜红鲜红，水灵灵的，叫人看一眼就挪不动腿。一个小伙用刀背敲着盒子，那里边装着切得一方一方的海凉粉儿。这是用海里的一种紫色

的“凉粉菜”熬汁结晶而成的，吃到肚子里又凉又鲜又滑溜，书琴最爱吃不过，但这些年来却吃不到了。一个老太太摆了好几筐大红皮鸡蛋，拉着长音喊：“才下的——新鲜的——”一行行货摊摆得长长的，各种风格的叫卖声此起彼伏，大家都在急切切、热盼盼地做生意，没有一个象她这么畏畏缩缩的！有一阵子，书琴甚至觉得象开展览会似的，人人都在炫耀自己创造和收获来的劳动果实，谁最有智慧，谁最勤劳，谁才能获得最大的报酬。

书琴用卖虾的钱买了水萝卜、凉粉儿和几个鸡蛋，但她还是舍不得走，因为她想买的东西太多了，那琳琅满目、五光十色的商品使她两个眼睛不够用了。书琴多么想买下那件粉色的确良上衣送给哥哥，再叫哥哥送给小菊姐……所有的这些急切的心情，终于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感觉——她筐里的芦花虾太少了！

晚上，刚下班的哥哥看到一碗颤颤巍巍的海凉粉，看到皮红肉白的糖拌水萝卜丝儿，看到金黄色的炒鸡蛋，咧着嘴笑道：“净新鲜货，可破费大了！”

“我能挣！”书琴笑道。

“怎么，你分配工作了？”

“自负盈亏！”书琴感到这句话不怎么难听了。她还想说：“别小看自负盈亏，我还想把嫂子挣家来呢！”但没说，因为她不知自己能不能上去鬼儿滩。然而又一转念，李海菜都上去了，我怕什么！便高兴地又逗了哥哥一句：“你使劲吃！”

凉丝丝的海水使书琴打了个寒战，心里有点怯。潮水刚刚

闪个边儿，海滩上没一个人影。书琴四面望了一阵，咬咬牙，将筐子使劲往上一扛，坚决地走进去。她私下早已打探了去鬼儿滩的方法，去那儿不容易，得精细地计算。潮刚退时就下水，赶着浪印儿走，等潮终时才能赶到；在上面只能呆两袋烟的工夫，赶着涨潮的浪印回来。否则潮一回头，返回的途中涌起一股急流子，会把人拖进老洋里，书琴虽然有些紧张，但觉得只是一个计算问题，很简单。她把裤腿挽得高高的，哗哗地搅着水花，很自信。

金红色的朝阳，淡蓝色的天空，银白色的细沙，绿盈盈的海水，这些明快的自然色彩使世界显得格外美好，给书琴一种感觉，所有的忧虑都是可笑的。她那鼓了一宿的勇气腾涌起来，越走得深，水的颜色就越纯净，象透明的绿绸缎，温温柔柔地摩挲着她，令人惬意极了。波浪的起伏又是那样轻微，犹似一个少女柔和的呼吸。水漫到腰上，逐渐增强的浮力使书琴有些飘飘若仙，但走起来却吃力了。她低下头，还能看到自己两条白亮的腿在绿波里闪光，每迈动一下，就扯连着无数缕金丝银线。书琴的身材是健美的，做体操的时候，姿势极标准而优美，体育老师常在同学们前面拿她当典范，并说她将来准定会成为舞蹈演员。想到这里，书琴笑了，不由自主地踮起脚尖，学着跳芭蕾舞的样子，不料身子却猛地跃出水面，向前蹿了一下，加快了前进的速度。这使她无意中得了一个利用浮力行走的好方法，竟乐得咯咯地笑起来。她连续不断着跳着舞步，身子一跃一跃地向前扑着，渐渐地，上身沁出热汗了。路程真长，怪不得摇船的渔夫不愿来，芦花虾利钱小，不合算，所以鬼儿滩上的芦花虾才繁殖得厚。不管用什么好方法，书琴还是累得不行了。两腿好象被那些绿绸绸缠紧了，拉不动。不知过了多

长时间，岸边那道黄线早已模糊了，四周漫无边际的水面上浮起了一层薄薄的雾纱，阳光变得柔和媚人，使单调的海面内容丰富起来。一对水鸭子嘎嘎地叫着从书琴头上飞过去。她扬起脑袋，两眼顿时亮了——前面，神秘的鬼儿滩正在银色的浪卷中浮现，比岸上望着的大多了！书琴欢喜若狂，其实到鬼儿滩没啥了不起的，这不很简单吗？原来人们大部分是胆小鬼呀！她不顾一切地向前扑着，跳跃着，湿透了的蓝底白花衣衫在水波里闪动，仿佛一条蓝背银点的小鲛鱼，在泼刺刺地游窜。

踏上鬼儿滩，书琴被那一片片眼儿惊呆了，一时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羊毛笔在她的手心里发抖，只要插下去，那几十支芦棍便一齐摇动，急得书琴眼花缭乱，恨不能再长出两只手来。她兴奋得有些昏头了，简直不知插哪一片眼儿才好，总觉得另一片比这一片强，最后，弄得她只好满滩乱跑，反正鬼儿滩今天是她自己的，怎么样都行！

那对水鸭子落在滩边的浅水里，漂漂摇摇地依偎着。书琴心里一动，想起哥哥，便对着空溜溜的沙滩大声说：“哥，你尽管把小菊姐娶来吧！”她还想大声地喊几句什么，但一时又找不准词儿。此时此刻，她觉得自己是天下最有能耐的人，不禁越干越欢。

书琴又蓦地刹住了自己的欢劲儿，李海菜也许来了呢！叫人家听见自己在这儿胡说八道，多丢人。她的眼睛赶忙朝四周一瞅，怔住了——一大股浓重的雾气，早已悄悄地将她团团罩住。书琴慌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！哪儿来的大雾？岸在哪儿？她惊叫起来，在沙滩上东一头、西一头地撞着。那白色的雾团懒懒地给她让路，但紧接着又在后面涌上来，只给她一个活动有限的小圈子。

太阳没有了，蓝天阴晦了，海浪的颜色也暗下来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怖朝书琴头上压来。她惊恐地冲到滩边上，急急地下水，但走不几步，便咕咚一声，水漫上腰。不对，这不是靠岸的那一面！书琴退回来，又换了一个方向，一股感觉很重的凉意又使她缩回腿。书琴继续换着方向，最后，她象疯子一样在鬼儿滩上转起来，寻找出路，但都吃惊地退回来。书琴突然想到刚上滩时会有脚印，便又急急地沿滩边寻觅，可到处都印满了她一串串惊慌的小脚印！

书琴不动了，耳边却涌来人们平日里对鬼儿滩畏惧的形容：“鬼儿滩，鬼儿滩，上去容易下来难！”她有点儿泄气了，猛然觉得右臂象掉下来似地痛，原来那沉甸甸的芦花虾筐还牢牢地箍着。她骂一声：“就是为了你们这些玩艺儿。”想把筐扔掉，但又舍不得，那芦花虾太肥了，装得满满凸凸的，要不是筐顶有细眼儿网衣罩着，早就跑了。这些家伙似乎看出了书琴的处境不佳，所以都斜愣着小胡椒粒眼睛，那意思：“快放了我们，要不你就更倒霉！”

书琴放下筐子，绝望地瞪着这白茫茫的雾气，脚下的海水开始悄悄移动，鬼儿滩的面积在渐渐缩小，她这才意识到：涨潮了！泪珠无声地涌出书琴的眼眶，她“呜——”地刚哭出半声，便嘎地止住了。她看到那对相亲相爱的水鸭子，还不慌不忙地在水面上漂荡着。“我要有一对翅膀该多好！”书琴希望自己能变成鸭子，即使将来不变回来也干了！这种无法实现的假想使她的眼泪又涌出来。那对水鸭子很奇怪，这个刚刚还高兴得又蹦又跳的人，怎么一忽儿就变成这个样呢？它们竟歪着脑袋向前靠近点，象要研究研究。书琴不知怎么灵机一动，生出智慧来。她猛抓起一把沙子朝水鸭子扬过去，并“嗷嗷”地

叫着吓它们。水鸭子想不到书琴会来这一招儿，忙拖着沉重的屁股，扑楞扑楞地飞起来，在书琴头上转了个圈子，还想换个位置落下来，书琴拼命地吓唬它们，用沙子打它们，这对莫名其妙的鸭子，终于觉得降下去不会有好处，便拍着翅膀飞走了。书琴甚至有点兴奋地望着水鸭子飞走的方向，“那边一定是朝岸的方向。”于是她的泪眼里闪出光彩，扛着虾筐，奔下滩去。

涨潮的海浪变得凶狠了，张牙舞爪地骚动着，推得书琴的身子乱晃起来。但是虾筐半浸在水里使她省了一半劲儿，这样，书琴可以尽力地劈着水往前走。身后的雾气很快地掩盖了鬼儿滩，这更令人可怕，好象一个人置身于汪洋大海之中，永远走不到尽头。

浪头在鬼儿滩上面合拢了，互相摩挲和撞击，迸发出轰轰作响的涛声，隔着滞重的浓雾，显得格外神秘和恐怖。书琴不由得想起那个可怕传说，那贪心的女人……于是，她听到了使她毛骨悚然的喊声：“悔啊！悔啊！……”这声音越听越真，越听越近，吓得书琴没命地往前奔。她也确实后悔了，后悔不该钓芦花虾卖，后悔不该上鬼儿滩，后悔不该干这份丢人遭罪的“自负盈亏”！

“我再也不来了！永远不来了！放我回去吧！……”书琴真真地觉得有一个看不见影的鬼怪在捉弄她、惩罚她，便可怜巴巴地乞求饶恕。但那看不见身影的鬼怪心硬得很，不饶她，雾更浓了，涛声更响了，浪头象无数只凶狠的利爪，撕扯着她，拍打着她。一排巨浪劈头盖脸地砸来，呛了书琴一口苦咸的海水。谁知这一下却把她呛火了，因为书琴猛地想起了李海菜，同样都是女的，她来没事儿，我来就不行，凭什么？太欺